

➡➡这次回家想不到在旅途中能遇见自己一见难忘的人，真有点像电影里男女主人公邂逅然后相恋的浪漫情节,可惜黑呢哥的“旅途缘分”使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。

【过去时】

●去年寒假时，我还是上海某卫生学校三年级的学生，在上海乘坐从上海到长沙的长途大客车。从上海回老家湖南岳阳，车票真是一票难求，车上人满为患，连过道上也全是我湖南的老乡们，他们离家工作或求学了那么久，大都脸上都包含着急切回家的渴望。幸好有“龙阳君”的帮忙，他托了在上海客运处工作的舅舅，顺利地给我买了坐票，还是靠窗的位置。“龙阳君”就是军成，他是我隔壁班的同学，上海人，和我关系很好，我有什么难处他也愿意帮我，而且对我似乎挺有意思的，一天到晚总爱在我身边转悠，不过可能是他性格羞涩的原因，从来也没表白过。也幸亏他没表白，因为我压根没那方面想法，觉得我俩当异性知己挺好，他要是冒然表白而我拒绝的话，大家会难堪。我看不上他，并不是因为自己长得很漂亮，顶着校花的头衔，还有成群的追求者；也不是我有多骄傲，而是他的个性我不喜欢，总而言之就是他太内向、太羞涩了，按现在时髦语就是比较“娘”，长得很“娘”，细皮嫩肉的，简直比女孩子的皮肤都白，而且有一双勾人的狐媚眼，因此大家都觉得造物主给他开了个玩笑，性别给他弄错了，本来他如果是女性，再加上性格羞涩温柔，有很多男孩子会为他趋之若鹜的。可他偏偏是个男孩子，所以大家都戏称他为“龙阳君”（相传古代战国时期著名的同性恋），他也不生气。

在客车行驶时是很无聊的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只好拿出一本教材闷闷地看了起来，好打发时间。在百无聊赖之下，这时坐在我旁边座位上的男人跟我随意地搭讪着，他穿着整洁干净，外面套着一件短的黑呢大衣，里面穿着件雪白的衬衫，扎着领带，大约二十六七岁的样子，他第一眼并不是像影视演员陆毅那样的英俊小生，但皮肤泛着健康的古铜色，眼睛特别有神，浑身上下都透着精干和活力，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正因为他给我留下了并不讨厌的第一印象，所以我没有像以前对陌生人时采用的沉默寡言的警惕态度，渐渐也打开了心扉，因为不知他叫什么，我跟他开起了玩笑，称呼他为“黑呢哥”，他的目的地是终点站长沙。

黑呢哥并不像别的男人那样，要千方百计套出女孩子的手机号码，以达到便于日后约会的目的，而是开门见山地说，我们千万不要说自己叫什么、电话号码和联络地址是多少。看我不太明白他话里的意思，他笑着解释着，我们在此刻能在旅途中相识，是一种缘分，但仅此而已，属于比较浅的层次，缘分当然也分层次的，这并不说明我俩有相知甚至相恋的深缘分！所以呢，我们在车上能度过比较愉快的时光，然后到站后互相握握手，然后各奔西东，各回各家。就算旅途相遇时激起心中再大的涟漪，但是涟漪总归有归于平静的一刻，然后彼此又回到以前的生活中，这是一种比较潇洒朴素的境界，它不掺杂着尔虞我诈，无欲无求，更没有痴心妄想，也不存在开始燃起希望最后带来失望，“我从来就没有旅途艳遇妄想症”，最后他微笑着说，他的这种新颖独特的“旅途缘分”的理论和襟怀坦白的态度一下子就吸引了我。

●然后他提议我俩玩个小游戏来打发时间，玩法很简单，猜对方三道问题，第一个是对方的年龄，第二是猜对方的职业，最后是猜对方是哪里人，猜年龄时上下误差不超过1岁，比如我今年是21岁，猜20岁和22岁之间的都算猜对。当然，规则虽然很简单，但前提是彼此并不能说谎要赖，全凭自觉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这种游戏对我而言很新颖，于是问他这种游戏叫什么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，还有猜对了有什么奖品？他笑了，说这不是什么小游戏，是他灵机一动现想起来的，至于奖品嘛，他思索了一下，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支钢笔，很高贵很漂亮，一看就是价格不菲的名牌钢笔，说着就这个钢笔吧，美国犀飞利牌，是出席沪上一个国际文化用品展主办方送的，市场价2千多元。

我一看黑呢哥的奖品这么有档次，不想给比下去，于是不甘示弱说道，你的奖品已经有了，该拿出我的奖品了。我手伸到皮包把教材顺手拿了出来，可在里面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拿得出手的东西，尴尬起来，我只是没毕业的学生，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呀，拿什么当奖品？总不能拿课本做奖品吧？一横心，没考虑那么多，一下子从头上拿下自己平时喜欢的那个蝴蝶银发卡，豪迈的说：“这个算不算？”这银发卡是妈妈今年给我买的，我一直很喜欢，要140多元呢！

黑呢哥哈哈一下，没有说什么，直接让我猜他的情况，第一个是猜年龄，我认真地打量一下他，说是26岁，就是说下限25岁，上限27岁。他递出来自己的身份证，让我看第三行的出生一栏，等我看清楚后他又飞快地把证件收了回去，然后得意地说着，怎么样，看清楚了吧？我今年28岁，你猜错了吧！我则一脸沮丧，真倒霉，就差了一年！出师不利呀。

接着猜黑呢哥的职业，瞧他的待人接物和穿衣打扮，肯定是一白领，没准还是公司的中层干部呢，所以我想说他是白领，他从兜里取出工作证名字用手挡住，职业一行给我看，啊，上海某军校教官！唉，又错了，不过想不到他儒雅的气质会是一名铁血的军人，而且还是军校的教官！“我这次要到湖南长沙去讲课。”他微笑着说。

最后是猜对方是哪里人，他的口音非常标准，没什么沪语地方化的口音，不会是上海、江苏、浙江等说吴越语系的人，也没有北京话的“儿音”和“卷舌音”，也不是北京人，语气和咬字字正腔圆，八成是北方人，但不是辽宁人，辽宁人地方口音比较重，于是我试探着说：“您是吉林、或者黑龙江的？再不就是河北人……”，“哈哈”，他又得意地笑了起来，又递来身份证一看，不会吧，他户口是上海的，号码以310打头，是正宗的上海人！真是出师不利呀！于是我感叹着：“上海人能像你这样的说这么流利的普通话，一点没有地方口音的不多，你怎么练的？”他只轻松地回了一句：“别忘了我是教师，当初练普通话可是下了一阵苦功哦！”唉，三个问题我一个也没答对，但愿他也全猜错吧，不过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。

●该轮到他猜了，他憋了一眼我的教材，慢条斯理的说：“你是卫校护理专业的吧？大概是三年级学生，应该是二十一二岁吧，嗯，我就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,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王志强 摄 组合II

📱 我记忆中的初恋故事

口述/韵秋 整理/李扬

教材成了我们的红娘

猜21岁！至于第二个问题是职业，也不用猜了吧，当然是学校学生了，第三个问题也很好猜，这辆车是去湖南的，你放假回家，你当然是湖南人啦。”哇，全中！虽然这三道问题比较简单，但他敏锐的观察力还是令我比较佩服，一时间我的眼睛里全是崇拜的小星星。他看我泄气的样子大概也比较好笑，笑了一下说：“刚才说的奖品什么的你别在意，不用给，闹着玩的。”“那怎么行？我说话算话！”说完把银发卡递到他手里，他尴尬地说着：“这是你们女孩的东西，我一个大男人用不着呀！再说了，看得出你很喜欢这个发卡，君子不夺人所爱！要不这样吧，我把这支钢笔给你，权当交换礼物了。”说完他从兜里摸出那支犀飞利牌钢笔递给我。我左右为难之际，“好了，你的心意我知道了，快把钢笔收起来吧，要不我不要你发卡。”他像哄孩子般地把钢笔还给了我，我也只好收下了。

就这样，我们借着这一新颖的猜问题的游戏，很快就熟悉起来。他作为军校教官，口才的确很了不起，而且博学风趣，知识面极宽，旁征博引，对事物也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，令我这个平时自诩为知识面很宽泛的“才女”自叹不如。我俩谈时政，谈自己遇到的很多烦恼和分享成功带来的喜悦……虽然彼此像熟人一样的说话，但谁也不提及自己的名字和联络方式，为了方便称呼时，我称他是“黑呢哥”，他则称呼我是“发卡妹”。这个别具一格、博学坦白的黑呢哥老师不知不觉地吸引了我，我很想知道他的联系方式，但迫于他先前提出的“旅途缘分”理论，又因为我有女孩子的自尊，所以并没有主动提起过，虽然觉得从此各奔东西非常可惜。

时间在我俩不知不觉地闲聊中匆匆度过，在我谈兴正浓时，售票员的提醒声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：“前方到站是岳阳，请下车的乘客准时下车！”哎呀，我的目的地不知不觉就到了，要赶紧下车了。急急忙忙收拾一下行李，连教材掉在车里地上也没发现，幽怨地瞪了他一眼，此时无声胜有声地握了一下黑呢哥的宽大手掌，无奈地说着：“我到站了，和你在一块时间过得真快！真要感谢你的‘旅途缘分’，我俩大概是无缘再见了，永别了，黑呢哥！”说完就挤入了下车的人群里，他一下子捕捉到了我的幽怨语气，明显愣了一下，还想说什么，可我已经下车了。

●我下了车，看着越去越远的大客车，一直目送着它愈来愈远的身影，一种浓浓的不舍之情油然而生。这次回家想不到在旅途中能遇见自己一见难忘的人，真有点像电影里男女主人公邂逅然后相恋的浪漫情节，可惜黑呢哥的“旅途缘分”使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。

在随后的寒假期间，手握当初他送给我的钢笔，想着这个博学正直、与众不同的黑呢哥，我头一次体会了“思念”这个词的心酸，但也深深知道我俩只是人生偶尔交叉一次的交集线，以后只能愈行愈远，就像“旅途缘分”中所说的旅客短暂的车中偶遇后，下车后就会各奔西东，各回各家，就算旅途相遇时激起心中再大的涟漪，但是涟漪总归有归于平静的一刻，

然后彼此又回到以前的生活中。

寒假结束后，由于今年就面临毕业，又要考试、医院实习、四处奔走找工作，我陷入了空前的忙碌状态，连黑呢哥也渐渐淡忘了。开学后两个月的一个周六，突然我们女生宿舍看大门的刘婶在楼下大喊：“416室的韵秋，有人找！是男的。”我一听就乐了：这大婶是不是大脑一时短路了。同宿舍的室友小娟和小玉也扑哧一声笑了，小娟道：“这不是废话吗？要是女的就可以直接上楼来找了。”小玉则狡黠地说：“韵秋，是不是‘龙阳君’又来找你了？你可要小心，这小子这次可对你真是王八吃秤砣，想铁了心追求到底了！”我也很无奈，“龙阳君”在新学期到来时仿佛转了性，脸皮一下子厚了起来，开始大胆地追求我，可能是觉得面临毕业再不追求就丝毫没机会了吧，这不，一有机会就死皮赖脸来找我。我虽然明确拒绝了他，但他仍然痴心不改。

一想到他我就头疼，但大家是同学，也不能对他不理不睬。我只好下楼去见他。可是一到外面我就愣住了：一个曾经在梦中很熟悉的陌生人最最意外的身影陡然出现在我眼前，是黑呢哥！他一眼看见了还在那儿呆滞的我，快步走上前递给我一本久违的教科书：“这是你今年回家时落在大巴上的教科书！可算找到你了，王韵秋同学！由于书皮上只有你的班级号和名字，并没有学校名，我可是找了上海的多家卫生学校，一到休息日就去找你，历时两个多月才找到你的！咱们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叫张飞宇，男，今年28岁！”我则由于意外的惊喜乐翻了心，像一头呆鹅那样痴痴傻傻的，在那儿好半天没有反应过来。张飞宇却误会了，以为自己来得太突兀，直到看见我兴奋的笑脸才放下心来。

我和飞宇就这样戏剧性的认识了，由于彼此互有好感，情投意合，我们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，经过半年多的约会相处，我俩都认为彼此性格相投，认定了对方就是自己命中的另一半，并相约见了双方的家长，双方家长都对对方的人品、相貌比较满意，催促我俩赶快结婚。

现在我经常“调侃”飞宇：由于他信奉的“旅途缘分”理论，我们在旅途后各奔东西，要不是他比较认真，坚持归还我的教材，可能老死也不相往来。所以我俩都要好好感谢这本教材，冥冥之中它成了牵红线的红娘，在茫茫人海中奇迹般地把我和他紧紧地拴在了一起，真是奥妙加传奇的缘分了。

【现在时】

最近，“黑呢哥”张飞宇和“发卡妹”王韵秋结了婚。王韵秋也在上海一家医院顺利找到了工作，而那本“红娘”教材，则被他俩仔细地收藏起来，韵秋还笑着说：“要把这本教材当成传家宝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另外还要把我和飞宇的故事记录下来，也要讲给孩子们听。”